

离上帝最近

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惟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
CCTV「2004年度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周轶君 著

文匯出版社



序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半个世纪的冲突中，尤其是39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领袖阿拉法特从突尼斯发动建国运动，以武装起义的方式反抗以色列，而以色列又对此进行“以暴易暴”打击之后，以巴双方社会每天都生活在血腥的气氛中。

因此，在以巴地区采访的新闻同道每天也都经历血淋淋的场面，有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不幸牺牲，成为以巴冲突历史中的一个逗号，一块历史痕迹。

新华社记者周轶君在巴勒斯坦血腥味最弥漫的加沙地带驻访两年，她踩踏过炸弹爆炸现场，踩踏过以色列导弹袭击后的血迹，她曾目睹各种战争场面。我也曾亲眼目睹她披上伊斯兰传统妇女的头巾，奔波于巴勒斯坦各地，如拉姆安拉，周旋于巴勒斯坦人民和官员群中，写出极生动的报道。

周轶君曾经陪我去采访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刚在2005年1月14日上任的阿巴斯、已故的阿拉法特和后来遭到以色列“定点清除”的激进派别哈马斯

头目兰提西。在两三年的相处中，我发现在那种兵荒马乱的环境里，这位女记者不但以她流利的阿拉伯语与当地入沟通，而且哪儿有枪声，哪里发生流血事件，她就不顾危险、立即奔往现场。

由于她的努力和充沛的人脉关系，她的报道中真的说得上是有血、有泪、有激情，再加上她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这些报道中也有深刻的分析和现场体会。我看过她的很多报道，每篇都脱出框框，让读者们对巴勒斯坦这片苦难大地上的民众，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不只如此，周轶君又是个极出色的摄影记者。她本来就酷爱摄影，她所拍摄到的战地画面不但真实，而且极具灵性和感情。

如今，周轶君把她在巴勒斯坦两年采访的经历和所拍到的相片，收集成册，出版成书，我为读者们感到高兴。她出色的新闻触觉为读者们带来了文字和照片画面的双重报道，读者们也会从这种双重感受中，体会出战争是多么残酷的事实，没有实际经历过战争的人，无法体会出这种感觉。周轶君的书会带领大家去体会一个遥远国度的人民所面临的苦难和辛酸。

如今，阿拉法特已远赴天乡，新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是否能迈入新的历史进程，迈向建国之途，谁也说不准。望读者们看完周轶君这本书，至少可以体会出身在和平安定的祖国大地，咱们中国人真的很幸福。

我当然乐意为周轶君出版的这本书写序，这是一本好书。

阮次山

2005年1月14日于美国圣地亚哥

飞去母亲不知道的地方

周轶君

2002年8月1日，母亲送我去机场的时候，并不知道女儿的目的地是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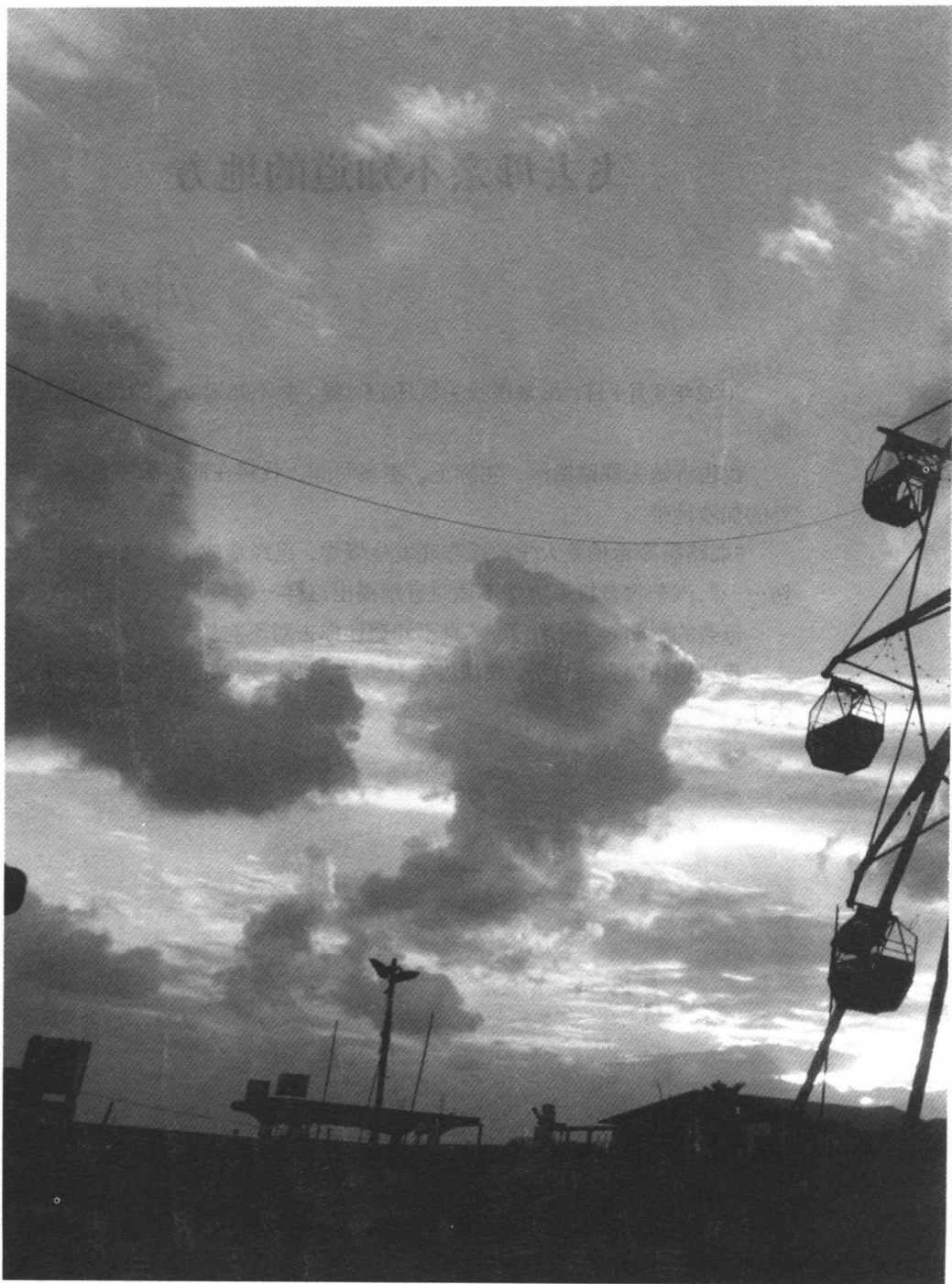
我告诉她去耶路撒冷。实际上，更多时间，我将在耶路撒冷8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带。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85人受伤……”汽车收音机里突然不适宜地播出这样一则新闻。

母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真不知道让你去对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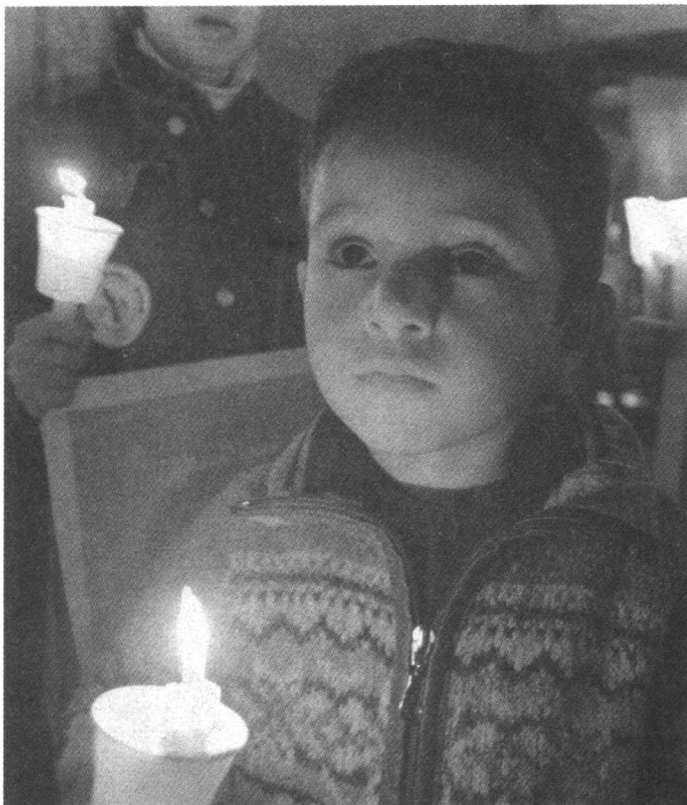
我只想快快到达机场，快快办完登机牌、进入安检，送行的人就无法入内了。





↓ 巴勒斯坦人的儿童乐园，因紧邻犹太人定居点而不得不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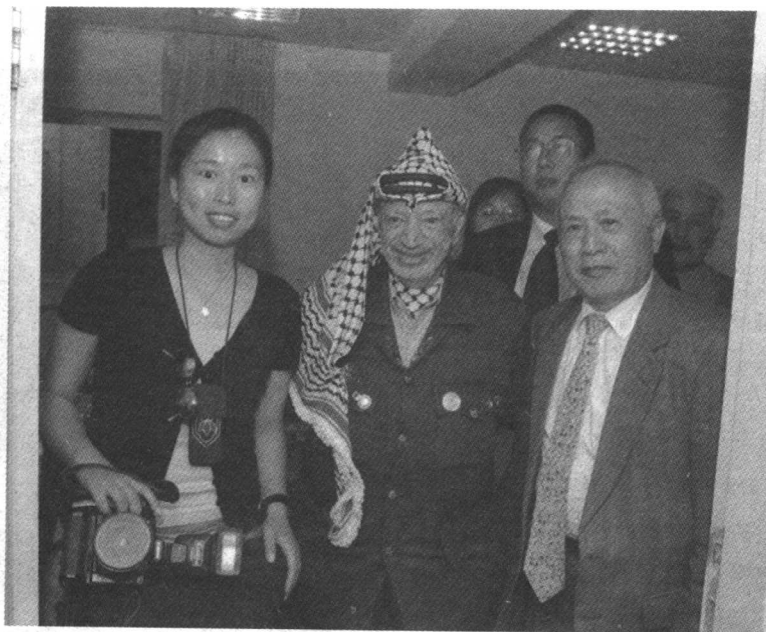




← 2003年3月30日，
加沙儿童举行烛光
游行，声援伊拉克
儿童。

↓ 加沙地带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
列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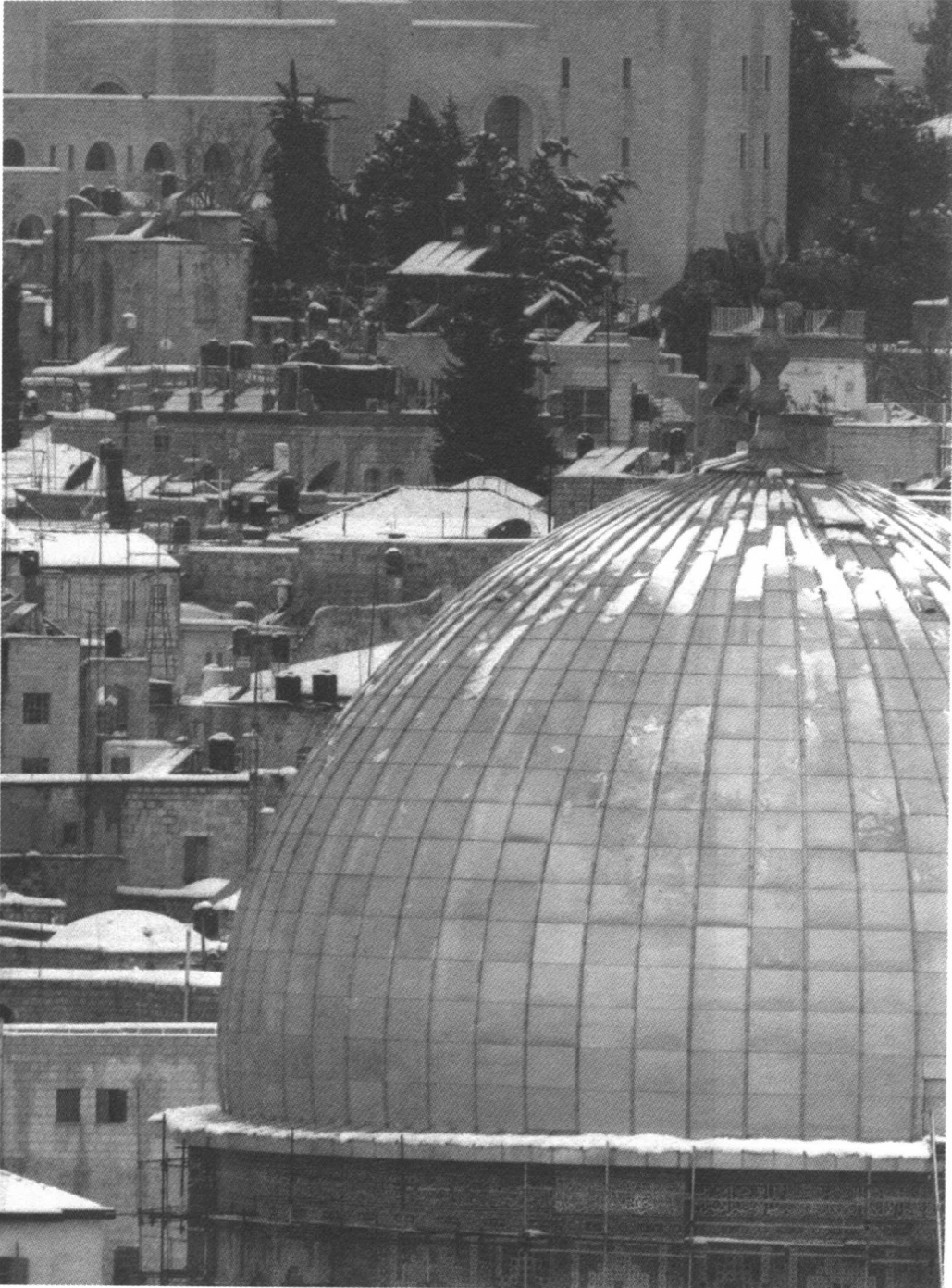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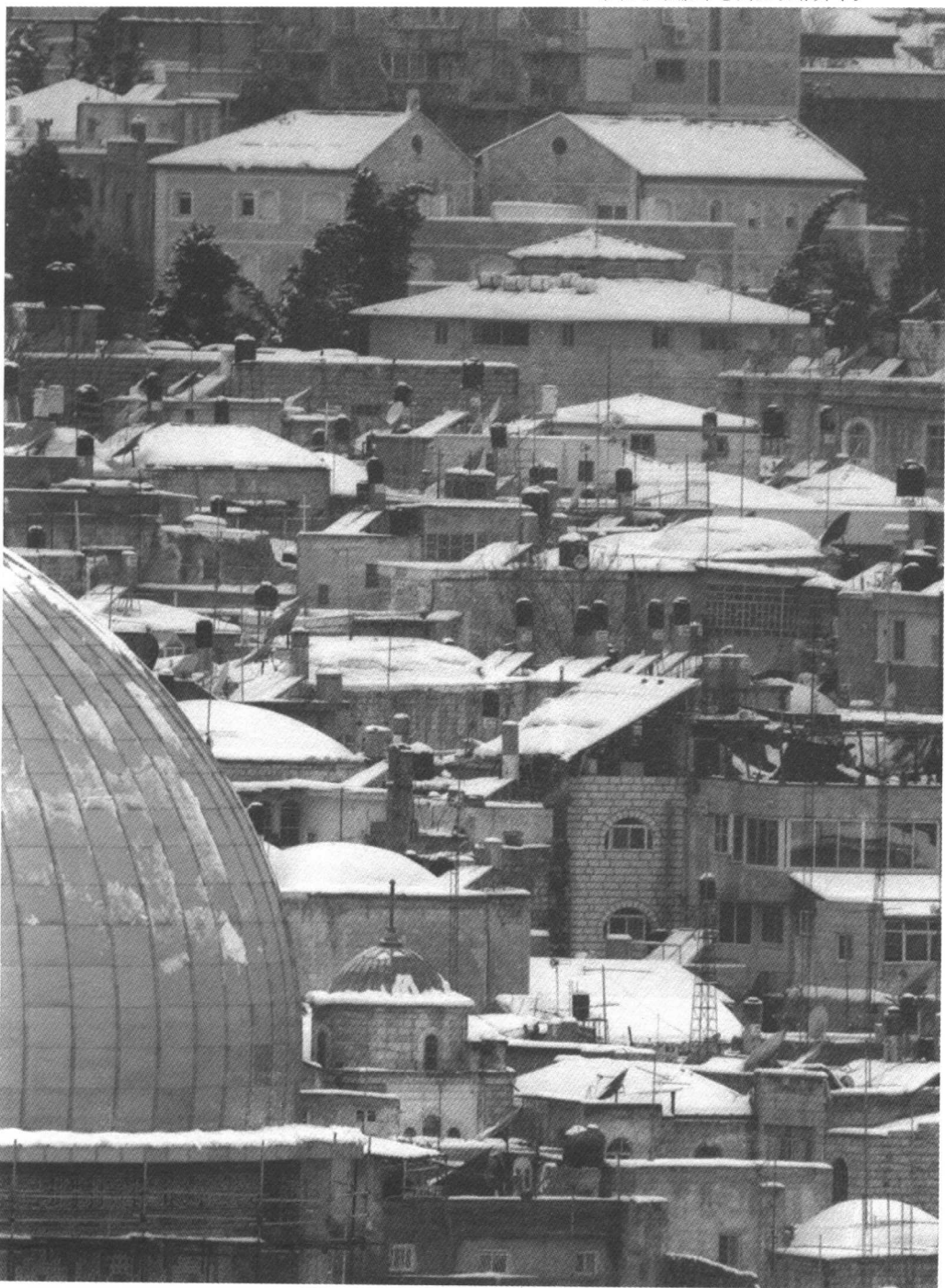
←与阿拉法特、
中国中东特使王
世杰合影。



→2003年6月14
日专访亚辛。



↓ 巴以流血冲突以来的第一场雪，
落在耶路撒冷老城金顶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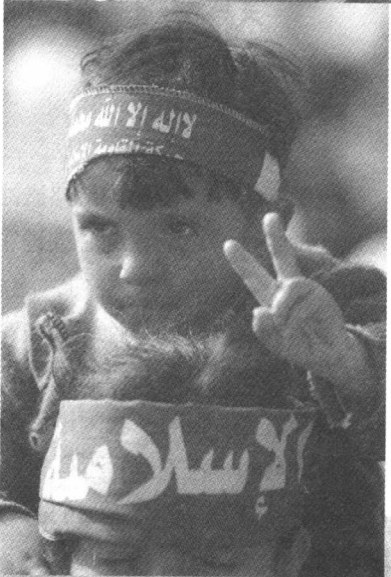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阮次山	001
	飞去母亲不知道的地方	001
	第一章 加沙地带	
	欢迎来地狱	002
	活在鹰爪下	004
	“菲拉菲菜”的诱惑	009
	鞋子的颜色	011
	第一具尸体	015
	空袭过后（一）	018
	空袭过后（二）	024
	情义记者圈	026
	身为女人	036
	孩子们	041
	定居点内外	054
	倒叙亚辛	066
	一关难过	097
	好日子	118
	第二章 耶路撒冷	
	活生生人的味道	146
	圣城笔记	153
	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162
	天堂里的一天天	168
	特种兵伊扎克	174
	丹尼特的恐惧	178
	打开老城的门	182

一般味道	186
流血冲突中的第一场雪	192
第三章 从耶路撒冷出发	
淡写特拉维夫	198
戈兰思仇	204
48年阿拉伯人	208
路边的野酒	209
“和平绿洲”	212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	216
第四章 约旦河西岸	
戒严下，生活在继续	222
阿拉法特官邸“凤凰涅槃”	232
拉姆安拉背面	237
见证阿拉法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240
专访巴勒斯坦第一任总理阿巴斯	249
杰宁：我的女儿是人体炸弹	258
伯利恒：我的朝圣之旅	271
伤痕累累的纳布卢斯	282
三上隔离墙	287
在中东的最后两个月	297
附录	305
后记	309

第一章

加沙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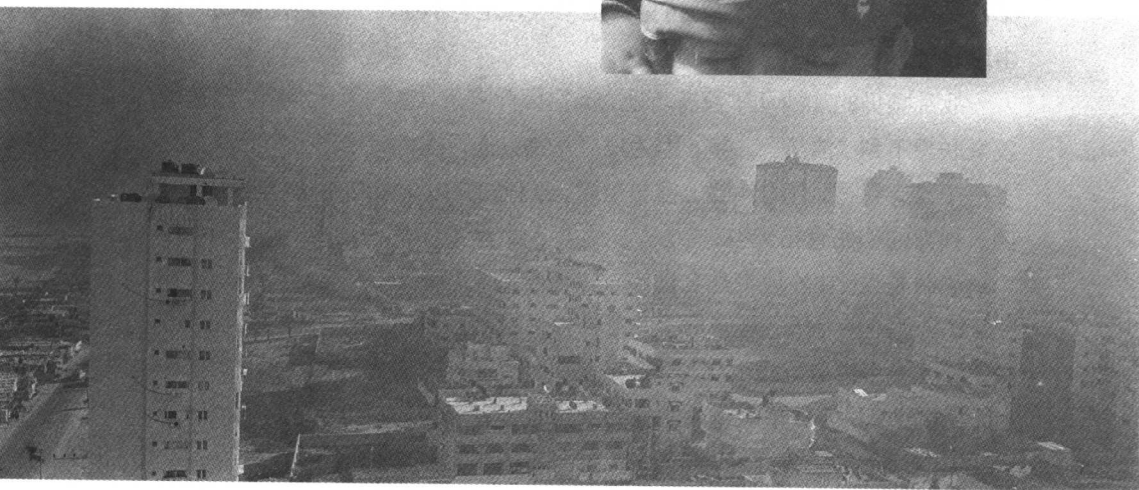


“我必降火在加沙的城墙，烧毁它的堡垒。”

——《圣经·旧约》

如果你有一种信念，有一件事要去干，有一种目
，一项任务，这真能帮助你克服恐惧和动摇。

——菲利普·琼斯·葛列夫斯（马格南摄影师）



欢迎来地狱

虽然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我坚信一切将会是令人振奋的。

——珍妮·古道尔

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飞上了天空；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

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马车、驴车与汽车并行，互不相让。在几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交通灯全都显示红色。眼前多次闪过倒提步枪、穿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人，有的黑布罩头，有的神色安然，还有的后腰别着手雷。记得美国记者托马斯·弗莱德曼这样描述加沙：“随处可见持枪军人，还有不穿军装、放冷枪的‘自由职业者’……”

战乱频仍的加沙几乎没有工业，天空因此湛蓝，空气因此清新。但是你丝毫联想不到“清洁”二字，因为垃圾遍地，人声鼎沸，楼房分布杂乱。许多房子没有封顶，有的外墙上密布枪眼，还有的在以军轰炸中倒塌或扭作一团，裸露的钢筋直指天空。

满眼是人。加沙地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一些地方达到平均一平方米居住6个人。年轻男子的打扮以T恤牛仔居多，上了年纪的长袍飘飘；妇女大多罩黑色或浅灰长袍、系头巾，西式打扮的女子极其罕见。下午4时左右放学，无数墨绿色校服的男女学生，春潮般涌向街头。女生校服是

长袖连衣裙，但裙摆下面穿着黑色长裤。蒙白头巾的是女中学生，她们穿着浅灰色竖条连衣裙，裙摆下面还是长裤。

一路上，遭遇无数好奇的眼神，热烈的手掌拍打车窗，不断有人高叫：“看，中国人！”那些眼睛里有毫不掩饰的兴奋。

穿行在挤挤挨挨的人潮和车流中，再想到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我有点喘不上气来。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市中心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被当地中国人戏称为“王府井”，实际上最宽处不超过15米。一排耷拉着脑袋的棕榈树把大街隔成双向——除了这些棕榈树，加沙城几乎看不见绿色。一座公墓突兀地展现在市中心，石碑森然。加沙城三大公墓埋葬着巴以流血冲突中的死难者，另外两座墓地在城市边缘。

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上最有名的“景观”是大幅阿拉法特画像，上书：“耶路撒冷啊，没有你，我的梦就不完全！”

大街尽头看见了海，地中海。海滩上开满帐篷，妇女裹在长袍头巾里下水，她们大多只在浅滩泡泡。长袍遇水，涨成一朵一朵大蘑菇。

孩子们放风筝。风筝是纸片糊的巴勒斯坦四色国旗，线是拽直了的磁带芯子。男人们穿着长可及膝的裤子，有人撒网捕鱼，有人躺着抽水烟，彩色玻璃制成的大烟壶“咕嘟咕嘟”冒泡。我和同事们走在沙滩上，一个少年抄起棍子愣愣地跟了一路，更小一些的孩子则在背后和前面跳跃欢呼，或朝我们身上掷黄沙。

迎接我的是记者王昊，他已经在这里守了三个月，我的到来宣告他终于可以回家。原本整洁干净的小伙子，一头乱发飘逸，脸色黧黑。公寓门上贴着字条：“欢迎来到加沙”。

活在鹰爪下

地面上的蛇，无论多么强悍，都害怕来自空中鹰的打击。

——以色列空军“鹰蛇理论”

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

以色列“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伺机打击地面目标。

白天，以导弹袭击为主要手段的“定点清除”随时随地发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哒哒”的螺旋桨声临近、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或者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都是空袭预兆。加沙当地电台有一档随时插播的节目，通报以色列直升机或战斗机出现在加沙上空什么位置，提醒“路人注意安全”。2004年5月，一家属于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电台遭到以色列两枚导弹摧毁，正与“预报”轰炸位置有关。然而“阿帕奇”螺旋桨声很远就可以听到，为目标人物逃脱制造了可能。数次失手之后，以色列空军改用“瞒天过海”之计，首先出动F-16战斗机，这个庞然大物发出的轰鸣铺天盖地，难辨东西。“阿帕奇”在此“声幕”掩护下发射导弹，命中率大大提高。

我的办公室位于一栋13层公寓楼顶层，大小飞机的轰鸣和玻璃颤动，无比真切。为了防止玻璃因爆炸气流碎裂飞溅，我把透明胶带交叉粘在玻璃上。

2003年下半年起，为了减少路人伤亡，以色列军方减少了炸药当量，爆炸声也随之减小。

夜晚，停电往往是空袭前奏。眼前一黑，片刻后爆炸声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但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响起的恐惧仍揪心裂肺。

2002年8月5日，上任第三天夜里遭遇平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的红光划破黑夜，炸毁加沙城两座小型工厂。以色列军方说工厂里制造进攻犹太人定居点的“卡桑”火箭，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称工厂“无辜”，仅仅用作金属加工。

当时交接班记者王昊尚在，他摸黑去现场，我抓着门框追问：“你真的要去吗？真的要去看吗？”

说不上害怕，因为有人分担，更多是对王昊的担忧。遵照他的命令，我关掉所有照明灯，在黑暗中等候消息。王昊不断从现场打回电话，示威人群的口号声、工厂主人的哭泣声、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通过他的手机传送到我这里。一个多小时后，王昊回到办公室，才发现走时忘记关门，而我，一直坐在原地没有离开。

送走王昊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令我误以为空袭来临，在原地蜷缩了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

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

空袭，可以习惯，只是人成了“惊弓之鸟”。夜幕降临，望着漆黑的窗户，有时忍不住想：如果这时候一枚导弹射穿玻璃，我该扑向哪里？

一天凌晨4时，头顶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房子隐隐有些晃动。

战斗机？我犹豫着，似乎不该在这个钟点发生空袭。等了几分钟，窗外突然划过两道刺眼的白光——一定是炸了！我抓起电话，跳到窗前，准备核实情况后向编辑部口述快讯。开窗，却触到雨点打在玻璃上的颤动。

那是加沙入冬第一场雨。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时，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说不清是其中一个爆炸点太近，轰鸣声将我震下椅子，还是潜意识里想躲到眼前的木桌底下。